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空同集卷五十八

詳校官監察御史_臣龔驂文

中書_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進士_臣繆琪

校對官中書_臣袁文邵

謄錄監生_臣吳銓

謄錄監生_臣康傑

欽定四庫全書

空同集卷五十八

明 李夢陽 撰

傳

邵道人傳

邵道人者蜀人也至慶陽年七十餘矣道人不欲言凡所願指色授故莫究所自來然見之者率知其異人也道人館於鐘樓街周家築土被衲無晝夜露坐郡中諸子弟少年爭來事道人道人凡所願指色授之諸子弟

少年無不當道人意者道人喜看病病者家請往乃令病者張目又令其噓即可活道人則目諸弟子而諸弟子即置飯病者前道人出其袖中鐵尺橫飯上誦大悲咒已起尺摩病者曰瘥矣脫不活道人則趨而出病者家以死日請道人則出其指示日數如其指數然道人不取錢每歲自正月始活一人取其布尺裏衲裏完弗取也病者家脫有見飯飯道人以碗列諸案無問多少道人食之若加飯更以碗列之不食也若見飯是草惡

食道人即喜食之曰更為造美食道人則不食其見飯
或雜葷物道人曰第擇去葷物終不欲更造也道人善
飲水鄉野人聞之爭來請願觀道人飲水道人微笑頷
然之弟子前置水道人目弟子令鄉野人自置水亦以
椀列諸案無問多少道人飲之若冬月水冰則聞道人
齒間灑灑聲項之肩踴面紅汗簌簌下若雨也道人與
予世父同時世父患脛瘍久不愈以問道人道人曰此
祟也若往聘於某氏乎謂其女陋也將更聘之女慚而

縊死此其崇也世父大驚伏地頓首曰奈何道人曰今
遇我三日解矣三日瘍果瘡居十餘年忽謂諸弟子曰
吾將歸歟諸弟子曰先生福慶之人慶之人無敢慢先
生者何遽言歸邪道人不應一日道人令設几三層而
坐其上諸弟子始悟其歸謂死也環守之夜有登几而
伺其息者道人猶揮肱墜焉夜半霹靂隱隱起屋脊若
戈士甲馬戰鬪之聲諸弟子震懾伏地天明起視則道
人死矣贊曰子不語怪若道人者何如人哉二氏惑世

亂政而道人口悛悛不欲道辭急人之難弊而後已嗚呼是所謂逃于墨者非邪

太白山人傳

太白山人者吳越間放人也終吳越間莫知其所自來問其姓名山人曰我孫姓一元名問其字曰我字太初問何以稱太白山人曰我秦人也嘗棲太白之巔於是稱太白山人云於是人始知山人為秦人及問其家世山人不之荅故人止知山人秦人也而不知秦何人也

山人善詩有超逸才嘗出秦四游浮湘漢躡衡廬踰河
涉泗謁闕里登岱嶽之峯憇日觀觀日出焉奇之駭叫
狂走人頗異之然弗識之也於是山人則南走吳會吳
會人識山人又識山人詩於是爭禮敬山人山人固善
說玄虛又膚瑩渥顏飄鬚望之如神仙中人於是愈禮
敬山人而好異之士踵接于門矣山人往來越湖間多
在支硎南屏山寺中鉅家則爭造寺餽山人美飲食鞋
服以是饒裕冠佩之士慕名來訪山人輒供具懽洽竟

日酒酣暢歌意態超脫令人起塵外之思人士或事功
人說及時事山人則又善說時事率鑿鑿副名實于是
人士轉相譽稱為孫山人聞四方矣一日山人病且革
倉皇屬其友曰死葬我佳山幸題我墓曰明詩人孫一
元之墓已而山人甦起而憤曰幾負我志而吳越人以
是覘知山人初無羽化術徒空談放浪形骸稍稍疑避
而山人則顧益說世務恒切齒不平其詩亦多為忿激
悲壯之音于是用世之士顧益喜之樂與之交義投情

合犯濤美月扣舷和歌俯仰一笑每自許於世無雙而
湖舉人施侃者雅喜山人而病其放因說之居山人然
之于是買田苕溪之旁又說之婚則婚侃妻妹張氏喜
山人者聞之率移書相慶曰太初為全人矣是時建業
劉麟龍霓咸徙居湖與吳充陸崑暨山人結社游號苕
溪五隱山人始講吾儒性命之學無何病卒竟死年三
十七矣李夢陽曰予不識孫山人何如人未之面也往
劉子過夷門蓋數稱山人風神藻雅云曰與之游令人

坐忘而山人亦時時詩寄來然予竟莫知其何人也

張光世傳

張光世者洵陽人也名鳳翔字光世號攸陵子生而異質殊才目羞日短視然暗處則反明燈月之下猶晝也故其書窓晝必遮障而後親也字左手橫書之興到筆飛瞬息滿紙李夢陽舉之鄉也蓋與光世同榜云先是西涯公遺提學石淙公書曰今年榜張潛冠乎石淙公答之曰設無李張二生者潛不後矣及見試錄名第西

涯公歎且服曰遂老知人遂老知人是時光世角尚壯
業已夢寐屈宋追步班馬小視褒雄馳騁騷賦落筆千
萬言奇字爛錯綺文輝奕觀者咸謂子安再生文考復
出既至京師王公大人翰卿吟客訪造其門求其面識
者殆日無虛也於是聲名出李上然光世不以自居未
始不兄事李而讓其精也及舉進士李與同部見其面
黃憂焉居無幾晴亦黃察其身又黃問曰光世不病疽
乎光世乃於是告休沐卧西山巖崦中李忖其非計遺

之詩有曰石髓遇不識黃精春始花洞中日月秘強食
勝丹砂光世於是乃移入城居無何卒年三十歲耳子
安二十九文考二十四先是人以二子擬光世不識乎
歿之日母七十餘歲子七歲一妻一妾相號於旅邸聞
之無不心酸淚下者蓋傷張子才而不永又老者孤者
孀者貧無歸也李於是作哀鳳之操鳳之來兮爾胡為
兮牛有阜兮雞有棲鳳兮鳳兮今何歸傷哉命兮我心
悲是時李夢陽與曹縣王崇文亦部寮實經紀其喪事

既以之歸葬洵陽夢陽復上書孝宗皇帝言鳳翔抱才
未究居官清苦困貧客死棺斂路費咸資友朋幸獲反
葬禮遵首邱然老母孤兒幼妻不免凍餒溝壑伏冀聖
慈追繹鳳翔前備庶員六年不無犬馬微勞體古之敝
惟敝蓋之義查近時李崙孔琦之例勅有司月給米一
石養贍終其母妻之身奏下吏部准行至正德末有人
自洵陽來言光世母謝世有司月米佳支而河南巡撫
李公以前奏轉行陝西巡撫官言月米必終其妻於例

乃合不知今何如行也嘉靖五年馬考功輯其遺文七
卷屬胡蘇州板之行然散佚者不少矣於乎嗇其年復
忌其文哉初光世歿李掇其手稿十餘帙未幾李罷官
而人吏又無能識其藁中奇古字者會孫平泉過索之
去曰吾必卒其事然竟無聞也論曰大化流行誰乎測
哉相如病於金馬長吉死於玉樓居實摧於秋風胡畧
之良胡奪之永是以豪夫志士惑焉仰天而問履霜而
悲凌雲託之大人造化比之小兒蓋憤簸弄之叵測而

痛英雄之難遭也夫張子者固僻邑之產而寒素之倫也總角之年非有雞窓之授螢囊之聚者也一旦起而談玄虛振藻麗漸鴻之達空驥之羣斯直學之至之哉亦天之所以畀之也乃今若斯焉已大化果測乎吁傷哉然張蓋亦嘗夢憶軒冉冉自天下廣樂導之若迎已者病之革也起端坐索紙筆掃詩一十八章言意漫渙弗次漸昏漸竭末詩有一章三句者一章二句一句者投筆而氣絕矣今集中錄其全者一十四首

鮑允亨傳

鮑允亨者歙人商也與其弟乘米舟自湖陰之繁陽有
三人者來附舟曰吾尊人也舟人疑之不許允亨曰汝
以渠赤身疑邪然渠尊人也許之行至螃蟹磯舟回旋
不得進於是允亨亦疑三人者亟舟岸遣之去而是夜
盜果來執允亨兄弟縛之將並殺之曰汝識我乎允亨
側窺之則附舟者也刃及血出矣允亨大呼曰吾母老
即殺我留吾弟其弟亦呼曰我殺無殺我兄賊猶豫不

自決會大風起雨雷暴至江洶洶吼山鳴地震草木披
亂賊恐散遁去一賊後謂允亨曰汝搯紙灰傳血處可
痊也君子曰詩云無曰高高在上陟降厥士豈不信哉
今觀鮑允亨事則急詐術而後仁義者不可省乎而或
者則謂風雷之會為偶然斯亦甚可嗤也夫天何物也
而欲豫謀哉誠謂義不足以入賊則江革趙孝之倫虛
邪然予聞鮑氏先有值賊父子爭死賊兩釋之者若允
亨者亦其餘烈否耶

六烈女傳

儒生劉德舉來言六烈女事李子聞之泣然而涕出劉生曰夫子奚慟也李子曰予蓋傷為臣不終云於乎死生亦大矣往逆瑾之亂予實丁焉當是時人士大都以賊行問之曰救死爾又曰死瑾無謂於乎死生亦大矣彼粉黛笄禕之人乃顧若自烈邪自死瑾無謂之說興於是賊者公言於朝羣議於巷偶語於途以逮至則問金多少為罪重輕於是天下吏曰考掠桎梏之咸金逋

也下歛而上聚公簿而顯輸曰姑救死耳夫為臣宜若是
否邪設靡賕瑾能盡死之邪於乎死生之際難矣彼
粉黛笄褱之人乃顧若是烈邪予蓋傷焉於是作六烈
女傳陳氏者陳傑女也年十八聘楊瑄居無何瑄卒女
痛哭將死之父母不許欲往哭瑄又不許女則竊翦髮
屬媒氏往置其夫懷汴俗聘女生年月日朱綺金字與
男家號定婚帖於是瑄母以定婚帖裹其髮懷瑄葬焉
而女乃遂卸容飾素笄縞衣居無幾父母謀改聘女縊

而死天順五年六月十一日也後五十三年為正德甲戌瑄有姪曰永康者改葬瑄而求陳氏骨合焉二骨朽矣髮定婚帖獨鮮完劉生曰葬之三年而岐穀了瓜產之墓李子曰世人蓋多言青陵臺事予竊疑焉連理之木比翼之禽今以岐穀了瓜觀之不其信邪張氏者李傑妻也年十八歸傑踰年而夫病且死握其手訣曰我死汝必更然善侍後人矣妻泣矢之曰君死妾死不願更也傑死張氏謂棺匠曰棺大之夫性喜寬大也其父

母曰棺第狹之勿大匠從其父母狹其棺張氏哭毀其狹棺曰不大不棺也棺成自經而死高氏者夏永昌妻也嫁三月而永昌病死高氏欲從之然家人防之嚴則日主前焚香竊祝曰永昌俟我其母知之泣謂之曰汝今十九年耳奈何輕死高氏曰嗟母謂百年永邪然均死耳竟縊死劉氏者魏相妻也相之死也祖姑王覲婦有決志乃引婦登樓同寢婦哭之達旦不輟聲已給其祖姑曰我飢渴甚祖姑信之下樓取水食婦以手巾二

幅接縊於梁上年二十一矣王氏者孫林妻也林病貧
無以療王氏賣衣辦湯藥夜籲天祈身代之林死則匍
匐哭不絕聲水漿不入口者二日乃潛詣後園棗樹自
經死張氏者田孝子妻也孝子曰田銳嘗刲股療母病
母死廬墓三年於是稱田孝子云孝子有甥宿舅舖而
夜殺其隣舖客盜其財於是逮孝子獄無何孝子死出
其屍塋為之崩張氏之死也或勸之矣則忿哭曰我與
田銳夫婦二十年矣彼既為孝子我獨不得為節婦邪

竟死今按六女者皆祥符郭門西人也六十年間烈者
六焉足謂之興矣聞風者激邪抑地之靈使然邪李子
曰予於六女而重傷時俗之偷也孔子曰匹夫不可奪
志乃人不欲死顧詭人曰我死弗獲死今以六女事觀
之然邪否邪夫鉅鑊之嚇盈諸耳甘綺之誘戰于中人
鬼之闕須臾是決乃六女者方視死如歸求亡如飴道
間伺隙如探金攫玉惟恐後時而靡獲也斯其志可奪
邪不可奪邪夫粉黛笄禕之人至微也窮閭敝閭顛顛

下賤之女非有閨閣之儲文史之訓父兄之指誨聞見之開卓也而一旦有如此者彼冠裳鳴珮之夫口先王而講詩書者乃徃徃狼貪而狗生患難之至不化蘅為蕭則豕突鼠竄矣於乎極矣予於六女安得不重傷時俗之偷也劉德舉曰斯舉也予倡首義於鄉人復白其事於官司矣業為六女立廟郭西贊曰貴非必爵輝豈惟華有碎而完有凶而嘉於烈陳女甘心未家槁骸竟雙並蒂則瓜岐穗離離載嘉者禾五女繼興奮義執情隕

軀捨生展哉令名於惟六女生猶鴻毛死而遽巍山岳
其高瞻廟者拜過里者式無貴無賤無識不識即跡揆
心持獨驗同古今一感人心至公熊掌取譬瓦全是恥
爾忠爾孝敢告君子

尚書黃公傳

尚書黃公者封丘人也名紱字用章其先洛人高祖克
讓始徙封丘克讓生思豫思豫生秀秀生中中生黃公
初高皇帝兵起思豫掌太常事以罪編氓沅州已又軍

平越衛於是平越沅州封丘洛皆有黃氏乃後秀商金陵死中收其貲商重慶娶于張生公重慶於是重慶亦有黃公生之夜夢老人抱嬰兒曰送蹇尚書為汝子長依舅氏張宗琦宗琦為麻城學職從如麻城歸如平越補衛學生正統丁卯以春秋中雲南鄉試第五明年登進士第除行人陞南京刑部員外郎郎中出為四川叅議叅政進右使轉湖廣左使陞右副都御史巡撫延綏進南京戶部尚書改左都御史尚書仍舊黃公廉峻直

執遇事颺發正色山立即重忤時貴弗恤智巧所避公毅然有之人率竊笑其呆然亦以是獲名郎中時人業以硬黃目之矣部堂嘗缺官公署堂印諸寮事之即猶堂官也亦才識超之之故譚千戶者大猾也善懼顯貴人嘗奪民蘆場顯貴人無敢為民直者公直之竟歸之民為叅議督松茂諸倉兼備其兵釐革宿弊擒豪惡數百人舉劾將官各當邊賴以寧叅政如崇慶旋風擁輿不得行公曰汝冤氣邪姑散予圖之至州齋沐禱夢翌

日清其囚無驗乃禱諸城隍夜果夢若有神言州西寺云寺去州四十里邊路而巢山公旦起率州官吏兵往詣寺圍捕之有僧少而惡詰之無牒便醋堊塗其額曬洗之則有巾痕乃鞠訊之遂盡暴其奸慝云寺後有巨塘凡投宿人則殺之沉塘中衆分其財有妻女則分其妻女又攢典李節陽王親也侵盜官糧巨萬數王為之窟公按之悉如法公雖錢穀司然善摘發奸伏以是威行境中嘗道川東青神令望風解印綬走為右使奏閉建

昌銀礦許之大盜周主簿者哨衆抄掠檄公平之公謂盜起于煩苛宜少寬養而閹官以方貢橫斂公抗不從閹擠移近省陞左使時兩京工興徵銀二萬例派民公以庫積餘充又勢豪馬快船債萬坐逼索又荆王奏徙墳塚公悉不從省費鉅萬又計錮僧繼曉於是威惠大行繼曉之來也勢焰灼人公私謂諸公曰曉以妖術媚上遂奸眠食共今避而反鄉名掃墓而實逃生耳乃令武昌府錮之後堂陽尊禮之居無幾曉果敗檻送京斬

之西市公在蜀嘗忤閣臣萬安銜之三年六推咸抑公知之乃亦連疏乞罷凡三上已乃有巡撫延綏之命者劾叅將郭鏞都指揮鄭印李鐸王琮葭州史知州等又計捕豪奸張綱乃於是拔才能察幽隱問疾苦飭廢墜於是申號令修器械嚴警邏節候望邊政為新公見飲馬婦片布遮其下體乃悲以慚曰嗟乎士之貧至此極乃驅之戰守邪於是令豫支米月三會詔毀庵寺公使汰尼解軍門給配鰥士人人大懽悅無不願為公死者

及公去尼有携子女拜送路傍者云公既官六曹益無所顧避威稜截然特旨改掌憲院天下方仰望風采公自以歷侍五朝中外凡五十年慙直崖異忤人獲名伏禍難測又盛滿宜戒乃引年懇乞骸骨居無何疾作竟不起年七十有一所為奏議及政蹟并所著文詩悉棄不留晚嗜叅同契號精一道人蟾陽子有註本獨存國制文極於六曹尚書官之北斗天造不論夏寔經綸悃悃太宗北征全國是屬三楊公亮寅協熙績臺省坐臻

太平君佚臣勞所謂代天之相英廟之遇文達略似馬
周吁俞一德密畫顯斷萬幾精覈局體一變成化間忠
良外植三原河州單縣封丘巍然輩出居則岳屹動則
雷擊大事斧斷小細海畜帷幄佞幸請劍必殛使見之
者畏聞之者懾斯其人死生富貴足動之哉然較之天
順以前則殊矣時與位不同邪委任權力殊邪弘治中
華容洪洞鈞陽靈寶陽曲盧氏金陵安福咸稱名卿然
志存納約行在精審苟濟其事小枉安焉局體又變矣

雖形迹罔暴義遵矯直亦運數然歟自言路志伸毀譽
進黜氣歛滿盛公卿歛遜正德以來遂靡靡難觀亦諸
人甘寵飾譽稍有嘉美便立祠樹碑要歌徵頌鏤板鐫
石惟恐不流今信後也此意既橫機巧自生工言論務
彌縫斯又一變然黃公為左都則嚴甄御史量能委之
火其差簿於庭曰事貴得人耳資勞久近豈立官者意
哉當是時言官能毀之黜否邪斯為政在人邪抑時不
同邪公焚奏草自泯其嘉美視汲汲流今而信後者又

何如邪江淝食鹽錢鈔民苦包攬掊勒呻吟公為尚書
力條其折徵銀狀以聞至今行之便此其事比之汲汲
流今信後者得與失不較然白哉公年二十六舉進士
始室孫郎中鏞女也生子楫霖彬封宜人贈夫人繼室
魯衛鎮撫宣姊生子杞桓封夫人蓋終其身無妾婢云
彬工部司務桓光祿寺署正公卒之日皇帝驚悼遣祭
勅有司營葬在長葛縣馬陵岡

江西按察司副使周君行實

正德七年江西按察司副使周君攻華林賊戰死之其子
幹救之戰亦死時予在泰和聞之驚而疑已而實然則痛
哭曰勇哉周君見危而授命已哀其子曰幹死于孝矣言
是日君以賊食盡會兵三面夾攻射輒中賊少却君與其
子先登逼之會賊滾其墻石下如雨軍潰被執君頭中刀
血流滿面左髀中鎗不能行猶大罵賊不絕口賊怒支解
之以徇其子幹前救君中鎗也然猶力戰竟墮崖死敗兵
先昇其尸回營翌日諭賊求君尸賊裊裹尸還焉先是

制兵者以馬腦華林賊劇滑諸山賊則日又竊發憂之
會君到即檄君勦之君首擒廬山左湖盆塘賊百數軍
為之振乃移軍奉新計擒飛王胡雪二馬腦寨平華林
賊恐分立仙女寨以拒我君拔之賊又立寨雞公嶺君
又拔之先後斬獲以千數於是進壁華林絕其出道塹
之而守久之賊窘遣諜者言賊飢餓匍匐狀君信之遂
移檄會兵夾攻然他兵實觀望不大進而君獨與其子
進逼之坐是敗而死於乎哀哉屢勝者驕邪抑命歟君

弘治六年毛澄榜進士歷刑部員外郎謫兗州府通判
正德改元復其官歷郎中大理府知府拜今官官一年
而死夫逆豎之亂炎荒瘴海之濱死者屢矣君不之死
也乃今死以此君為主事也檢獄政日蒞視獄中人藥
其病者員外郎則坐請貸言疑獄者罪貶官兩在郡無
不得民也所至則又善剖疑獄此皆足不死乃竟死也
君系出元總管思後貌魁梧性侃侃不阿善星命之學
談星命十中八九然不諳自命初華林之役有星命者

實賊黨來談君星命已再拜賀曰美哉動罔不利君曰
我刑殺太重無制其人曰夫刑殺者利於兵者也議遂
決故曰天有大數世有大運人有大命故京房郭璞皆
不免殺身由是觀之命可識矣君生天順四年閏十一
月十一日午時年五十有三歲配宋氏封宜人四子金
州學生娶黃氏紈娶馬氏幹死於孝者也娶劉氏春聘
高氏二女長適劉槃舉人次適李瞳州學生君父諱正
大同府知府正父貴封滁州知州貴父復復父添祥添

祥始居長沙後徙安陸州

空同集卷五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空同集卷五十九

明 李夢陽 撰

雜文

賈隱

有序

松嵯子遊江湖間老矣一日買舟將大歸人疑之
曰渠賈人也松嵯子乎松嵯子聞之曰謂我賈者
賈謂我松嵯子者松嵯子或以其言告李子李子
曰是隱而賈者也於是作賈隱

天下之隱二上隱隱心次隱隱跡心隱跡彰無損於真
跡隱心彰人斯細矣然君子恥之衆人譽焉茲何也夫
石一也玉其表則觀者改目置金瓦礫視之弗諦鮮不
棄者大抵顯飾易欺而深情難察也夫策肥乘堅之士
難語茹芝飲泉之事紛華聲利之夫豈探幽玄岑寂之
娛故曰道不同不相為謀且夫松之為物也盤石則茂
飲雪則貞得泉則漱遇風則吟漱如玉金吟如瑟琴其
在嵯也據礪砢跨岑嶰翳縣蔦挂驚猿限重壑韜層巔

逃羣之所耽悅冥心之所扳援乃松嵎子奚取於斯而
以自名且以徵也不幾於特異而求同哉夫人者賈也
絲竹靡輟於耳綺麗恒接之目口厭厭腴躬華其服入
有彈碁灑翰之侶出有飛纓聳蓋之屬胡取之松奚有
於嵎而以之名徵諸將來郁郅子聞之曰若是是室伯
夷之室而後成仲子之廉也竊聞之居動而執靜者之
謂定履蹢而用寂者之謂堅涉邇而採遐者之謂明混
雜而守一者之謂貞在羣而立獨者之謂高處污而弗

玷者之謂潔故上士朝隱大仙市藏要之心獲匪跡是
關故金馬石渠之貴弗能損歲星竊桃之精紫塵黃埃
之穢無以戕藥肆縣壺之靈而人者必茹松之毛蔭其
芘覆殮其膏液又躡其危嶮披荆蓁嫫蒙茸然後為松
岷子哉

訓敦

有序

訓敦者何患時之偷也宗不立則祠不嚴祠不嚴
則族不合族不合則親離親離則禮亡禮亡則義

茂禮義亡茂則肉骨視為途人嗚呼時之偷極矣
不可患哉夫反偷莫大於敦俗敦俗莫急於建標
標不建則教不著教不著則訓不行訓不行則敦
不反然高氏其人也遷其鄉則姓之廟而宗之無
離親焉祭而聚弔而聚慶而聚愈繁而愈一愈遠
而愈密無散族焉年歷四百代更數姓猶一日也
非敦之至邪以是為訓教不著乎即偷何患矣於
是作訓敦

昔者明王之治天下也，未有不族始者，患其渙也。於是類焉。易曰：「類族辨物。」患其乖也。於是睦焉。書曰：「九族既睦。」患其爭也。於是大小宗之禮，患其忘也。於是大宗之廟，又患其弗率。於是有九兩之法，世系之官。季子曰：「予歷周秦燕趙晉衛諸墟，詢故采實，未嘗不流涕而悲也。」曰：「嗟乎！教之衰至此哉！族之散，禍之邪有庶見素冠者矣。有范冠而蟬綏者矣。父子兄弟亦若是偷邪？齊民不足言，乃衣冠之胄身之外，亦途人邪？問其世則無。」

宗覈其文則無譜究其居則無廟叩其族則忻戚不相
聞嗚呼先王之所以教者何乃今若斯邪教之類乃今
渙焉教之睦乃今乖焉教之宗乃今不廟斯法與官之
者缺邪時與勢殊邪人徇於俗然邪及涉淮漢覽風大
江之南東見其故國遺俗有百年著土之民已而久聞
高輿高氏之宗之族也則又歎曰嗟乎予觀高氏而知
三才之因也大尉瓊五傳而高輿興高輿再傳而宗立
廟嚴又數傳而聞人生至南屏公大顯於位庸李子曰

得時者亨得勢者長得人者昌中原亂則海隅罔兵是
謂得時山水環則風氣結是謂得勢禮義行則乖離弗
生是謂得人得時者天得勢者地得人者德高氏具焉
三才備矣建標而訓以之教國可以敦國以教天下可
敦天下夫合抱之木陰廣畝者其本深也得其地人以
永之天必篤之矣所謂栽者培之也若高氏者雖百千
世可也人苟則之同百千世可也斯訓敦之義也

原火

江西火省焚或曰火弛歟或曰火僭或曰以侈或曰亢也燥燠之沴會他郡若邑亦火以問李子李子曰火省無省也夫署以官立官以體正體正則德敷德敷則才闡才以令布五者所以植邦而定亂也定則民安民安則兵革不興兵革不興則和氣應而災害弗作是故當令不行是曰慢期用才遲乏是曰涼力執持靡堅屈軫洊至雖德曷行矣德沮者侮至侮則弗威孫敵授柄關鑰外扃豺虎入室體胡有焉體虧則官具官具則署不

立數者政之大蠹而天所棄也天之所棄災害必臻然
無專沴感斯應矣會亢斯焚故曰火省者無省也亦言
天棄之也夫刑賞異行勸戒同情思咎損盈天之道也
不棄曷存不無誰有熒惑退舍厥微著矣是故諗情揀
偏式法摧姦不貳不撓令之上也剛柔雜措疏通敏果
明毅濟之才之良也廉平豈弟罔縱惟允德之程也不
疑不懼勢不敢凌邪不可棄體之經也以是而官中外
清肅吏役嚴命身之所居鬼神守之所謂天助之釐也

即有災害不害之矣此生於憂患者也若槩謂冥數泄
泄以希幸亡且無日矣或曰若是則火郡若邑者亦謂
之無郡若邑邪李子曰然矣火弛火僭火侈火亢又何
也曰類從也予原火言其類省郡邑者也厥火詳見雜
記

原壽

夫壽之品六何也生而壽者則其人筋骨堅礪束肉其
氣則蓬如然好動鮮疾疾夫人寡嗜欲能調飲食亦壽

亦有服氣導引之法夫無思無營混混冥冥合於無形
神聚精凝此壽者則道家者流也道家者流壽則神秀
然不閑世務閑世務于理道罔攸悖斯德壽者也故曰
仁者壽然予觀蔡澤從唐舉相及許負相周亞夫等則
壽又亦天數故曰修短之紀無弗命矣窮通壽夭鮮弗
定矣而世顧以為孔子稱仁者壽蓋言靜云遂以為壽
不可事事古人有言曰樞動不蛀今信無他嗜溺然日
用之履可廢歟夫憂樂喜怒者情也即信無他嗜溺乃

四者之情何殄矣堅制其情以悖道廢履其亦不知定命矣耳故人具者形也生者神也裁者德也戕者嗜也不可易者數也故制形者堅存神者永知德者昌縱欲者賊順數者安知斯五者斯知壽矣

賈論

語人曰賈之術惡人必以為謬然不知賈深刻取贏羨深刻則心易殘取贏羨則戕物故非大姦巧不能踰等夷然賈亦不盡爾若爾常十七八亦其術使然也夫心

神舍也深刻則耗神耗則昏眊而形不和形不和則不能修於身行此非術之罪哉今天下機利莫大於鹽若貨鹽若貨散而之四方劇故鹽若貨賈尤富實易盡力而其人則率能目語額瞬談智于尺寸之間而窺窬於分毫之際泰者則輒揆妓女彈鳴瑟即肥甘綺麗車馬珍玩諸屬與諸大貴人等矣夫賈編戶之民也而一旦音樂妓女之奉肥甘綺麗車馬珍玩諸屬與諸大貴人等則淫侈而易為邪夫入深谷翳林而能得材者擇木

者也處奢靡踰躐而能制心者擇行者也是以陶朱公
居置千金而顯名天下傳於後世故不務仁義之行而
徒以機利相高者非衛欲喜生之道也

作志通論

夫述者存往者也作者訓來者也存以比事訓以闡義
事以史著義以經見二者殊塗歸則一焉然自皇帝王
伯之世更丘墳謨誥不陳雅頌之音弗聞於世於是聖
賢君子託述作以寓志故曰周東遷而春秋作宋南渡

而綱目修所謂其文則史其義則丘竊取之者嗚呼微哉然要有傷之焉夫志者史之流也分例祖諸禹貢屬事本之周禮褒貶竊春秋之筆風俗寓同一之制宮室取大壯之義詩繫觀風之意夫史者備辭蹟昭鑒戒存往詔來者也是以分例屬事善惡備列褒貶見之矣五方異性則風俗雜核宮室不自立例藝文但標其目彰善諱惡忠厚之道也故稱志焉夫志者一郡一邑之書也史者天下者也小故詳大則槩然其義悉於經祖

馬所謂殊塗同歸者也

蛤雀論

舟見舉蛤者形猶雀也茸茸餘毛焉李子曰蛤知其雀
乎雀知其為蛤乎蛤奚弗雀也且雀入水也雀知之乎
水入雀水知雀乎雀未入水知非水乎入水知水乎易
翔為潛倏沕冥馬絕林遊淵剛柔異質性情遷焉靈同
形殊穀食波食有喧無喧截喙殼涎寸肉內含臻臻延
延飛沈漠焉烏鵲其友今魚鼈隣雀不知其蛤蛤不知

其雀孰究厥端陰陽變化玄之又玄陰陽不自知知之誰乎闔闢修短委厥時爾故求固者雀乎雀者也

敘松山小隱

銅陵徐君墅松山之旁自稱曰松山小隱五山汪子者徐之婭也言於李子李子曰嗟徐君隱乎小乎然予聞之矣人也固斯人之徒也立弗遺世行罔離羣居匪殊域乃稱曰隱又自小之斯殆寂乎囂者也夫囂者桀紂塵溷之名而隱之反也是故高人之于天下也惡囂之

賊已也於是思超然以自脫恬而不婪靜而不綸潔而
不溷清而不塵凡以保寂破囂焉爾而乃舉眼無可意
之事開口鮮契心之友和通有轆轤之擾孤亢多危疑
之憂於是乎即山居焉以泉石猿鳥足以寂吾而絕囂
也入撫松盤桓焉以厥毛可衣實可茹厥風瑟瑟琴可聽
厥色冬青厥根苓食之壽是之謂隱然君子弗之取何
也以行之非中也夫人有仁義中正之彛以成身也有
耳目口鼻四肢之嗜以全生也有父母妻子君臣朋友

之倫以振經也若一切山居而松游惟隱乎就是絕物之行也夫寂寥不于其迹于其心者也故處勢而恬者真恬者也在綸而靜者實靜者也於溷而潔者能潔者也居塵而清者大清者也夫徐君者固有人道之倫仁義中正之彞者也耳目口鼻四肢之嗜度而不逾孤而無危亢而無疑和而無擾通而靡隨是迹囂而心寂者稱之曰隱又自小之殆是之謂矣汪子曰嗟達人知言上士明心李之謂哉吾徐之為人也處輟輟塵勢之區

而有泉石猿鳥松風殮苓之高烟朋霞侶登吟坐嘯雖
日有餘情而仁施義懷厚化敦俗見斯為之矣故不山
而山不松而松不隱而隱是曰小隱李子曰嗟予讀貨
殖志矣以今徐君觀之而知遷之言過也其言曰巖穴
隱處之士設為名高者亦以利耳信斯言也則伯夷為
矯巢由為偽開倉賑飢者為沽名解衣救寒者為飾譽
以今徐君觀之然歟否歟予故曰讀貨殖志而知遷之
言過也汪子曰惟誠動天徐君五十無子後閣十年不

字今乃字足以占其非利而為之矣

說農贈薇山子

李子明農於大梁之墟有洞微先生者過觀焉李子無患而修具先期而戒種相壤以遵播驗粒以斥惡竭力以勤本警愾以集事守一以俟時節財以浚源蓄衍以防歉洞微子曰善哉子之農可以喻政今杞之政其人乎李子曰子鄙人也癡癡混混馬牛未耜間耳挹雲氛卧桑陰聆禽音焉耳奚政之諳也子證之杞洞微子曰

杞之尹薇山子者少而飭躬長而勵行敦禮嗜文保貞
馳問藉之白茅射隼高墉非農之修具者乎其臨政也
滌穢剔垢範才效良操綱展日程猷經謨非先期戒者
乎大結則斫小結則斯尅之用剛懷之用柔蒲鞭示辱
析楊威暴非相壤播者乎敗羣之羊必除梗類之草必
鋤非驗粒以斥惡乎夙興夜寐無小弗親無隱弗究無
瘼弗詢非竭力以勤本乎錄善獎能恕難矜愚日計歲
期亡業者復游食者務非警惰以集事乎不違道而干

譽不矯情以釣名不飾言以要進不捷徑以求速非守
一以俟時乎政之行也則均衆寡定伸縮息喘止呻抑
過埤損儲羨慎餘敝惟罔棄木屑是收非節財以浚源
蓄衍以防歉乎李子曰予之農于墟也第知癡癡混混
馬耳不知杞之政似也洞微子曰施於有政是亦為政
夫事萬而理一者也梓材曰若稽田既勤敷蓄惟其陳
修為厥疆畝李子遇杞士於郊東傾蓋班荆而坐以洞
微子之言質焉士曰予挾簡策誦先王人也杞尹則知

之矣不知其政也李子曰請言其尹士曰劉之尹杞也
吾見其官理民治教行政清焉耳而不知其具何也見
其豫而立備而無患焉耳而不知其種戒也見其淑慝
區彰瘡明焉耳而不知其相而播之也見其善人多而
猾賊匿焉耳而不知其驗而斥之也見其繁剌而錯剖
壅決而焚解焉耳而不知其竭力勤之也見其荒蕪闢
疆場飭焉耳而不知其警情集之也見其不矜已不凌
物焉耳而不知其守一俟之也見其乏不懼匱不憂焉

耳而不知浚源防歎之有道也李子曰甚哉杞之政似農也洞微子得其內士得其外外者其巨也內者其細也細功也巨效也甚哉杞之政似農也薇山子之所行也例邑有異政三年則旌拔焉薇山子未三年獨旌拔焉他邑尹聞之賢也面以之赤下也吐舌警惕洞微子曰居家理故治可移之官子不求之身而欲達之官而欲異等拔乎李子曰粗者精之寓小者大之始近者遠之自以杞之政政于國國不治乎以杞之政政天下天

下不平乎薇山子行矣子癡癡混混農間日望子矣

叙九日宴集

嘉靖四年九月九日趙帥觴客于青蓮之宮懽焉于是
空同子立韻賦詩焉衆和之哀然而珠聚爛然而錦彰
主人賡焉鏗然而卒章賓主既洽氛翳載廓霜清日晶
臺殿下陰鈴塔警風林影颺瑟落葉乘之既昏復白皎
皎布地蓋不知月之在天也空同子覽于衆詩乃喟然
而歎曰嗟詩可以觀豈不信哉夫天下百慮而一致故

人不必同同于心言不必同同于情故心者所為懽者
也情者所為言者也是故科有文武位有崇卑時有鈍
利運有通塞後先長少人之序也行藏顯晦天之畀也
是故其為言也直宛區憂樂殊同境而異途均感而各
應之矣至其情則無不同也何也出諸心者一也故曰
詩可以觀是集也趙帥張尹則彙征有期藍帥白帥王
帥則剝牀未釋王尹則不遠復者也黃子和予咸丘園
之賁左生和生則利賓于王者也故曰人不必同同于

心斯之謂也

贈蔡氏

蔡子輟河閫之寄而守備乎江介其行也其友祖焉北海王子為之賦江漢曰江漢湯湯武夫洸洸封丘黃子為之賦北山曰膂力方剛經營四方歛鄭生為之賦無衣曰王于興師修我戈矛李子曰竊聞之守者對攻之名備者先事而立之義也故兵非不攻也不上攻也非不貴機也備者無患也書有之矣孔子亦曰凡事豫則

立豫者固備之義而事之先者也蔡子者武蔭而文登者也度機審勢銷患於未形不在茲行乎天塹不江蔡子者塹乎於是為之賦六月曰文武吉甫萬邦為憲

題史癡江山雪圖後

雪之天黯霍凡雲色異獨雪同詩曰上天同雲是已雪之山巔不骨谿壑淺蹊徑迷雪甚則樵不入雪之水雲同天一有舟篷白而人簑笠之則水見矣雪屋簷直或明其窗柱然不見茅與瓦雪之驢下視凌競若臨窟蹈

穴雪之人目曠而神斂眩然光奪之也雪之木枯則
白其上皮花葉雪則皜其心雪無風則勻勻斯畫矣即
妙筆弗畫弗勻之雪何也勢使然也畫之勢貴粗盪近
詳遠畧情貴雅而包意貴減而宛氣貴豪而洵色貴凜
而潤五者雪之良者也李子嘗論及畫事田生曰其惟
史癡乎江山一圖近之矣是圖今落於吾家李子取而
觀之曰微癡吾誰與言雪

題三王詞翰後

夫禱而永之存乎愛闡而德之由乎敬傳而遠之繫乎
言亡而生之本乎思永莫如仙瑤池者媛之仙者也禱
人之王母而王母之者愛其愛也然必德焉稱是謂祖
孫之懿闡懿彰德敬以之矣孔子曰言之不文傳而不
遠故愛非言曷昭敬非言曷顯嗟玉溪子頌而宛歎端
溪子音而展歎龍湫子暢而簡歎夫三子者言足以闡
矣然義主乎永情觸於思故蒼谷子誦其言而淚詠其
音而悲蓋傷其王母之長歸故曰亡而生之本乎思

題明遠樓詩後

夫握樞居要則意飄江湖處幽履閒則心懸魏闕所謂
情以地殊音由感發者也矧登高能賦古稱大夫之才
而采詩觀風今有監國之任者乎紀元之歲時菊載華
茲筵是開四子邂逅于一樓俯喬嶽覽長河眷焉有感
於斯游爰各賦詩一首嘉靖元年秋九月也

題琴竹詩後

不音而音者用之心者也不物而物者資之深者也不

聲而聲者託諸吟者也心之用莫如琴深於資莫如竹吟而託之則詩生焉生則烏可已也烏可已則資愈深資愈深則心之用廣矣是故君子貴琴焉非專於音也貴竹焉非物之也又必詩焉雖聲而非聲也嗟陳子胡為琴嗟鄉子胡為竹胡為吟知斯義者遐哉邇乎

毛監察登樓詩跋

夫陽春雄于寡和白紵侈于衆歌均之為調何難易頓殊也元首之歌倡已賡繼然孔子與人歌也則又必使

反之而後和之何也豈非同情者感同聲者應歟今觀
毛君登樓之什而詩之道見矣詩云伯氏吹埙仲氏吹
篪感應之謂也

題東莊餞詩後

夫天下有必分之勢而無能已之情蓬飛梗流忽聚倏
散斯其勢能必其不分哉孔子所謂東西南北之人也
夫既東西南北人也於其分不有悵離思合者乎於是
筵於庭祖於道觴於郊嬉於園不有繾綣踟躕者乎斯

之謂情也情動則言形比之音而詩生矣夏公之撫治
鄖陽也諸公筵之祖之觴之者故無不用其情矣乃今
又嬉于吾園蹇初英拔柔條驪駒既駕旌旗向東不有
悵而思者乎然莫之能留也故必分者勢也不已者情
也發之者言成言者詩也言靡忘規者義也反之後和
者禮也故禮義者所以制情而全交合分而一勢者也

朝正倡和詩跋

詩倡和莫盛於弘治蓋其時古學漸興士彬彬乎盛矣

此一運會也余時承乏郎署所與倡和則揚州儲靜夫
趙叔鳴無錫錢世恩陳嘉言秦國聲太原喬希大宜興
杭氏兄弟柳李貽教何子元慈谿楊名父餘姚王伯安
濟南邊庭實其後又有丹陽殷文濟蘓州都玄敬徐昌
穀信陽何仲默其在南都則顧華玉朱升之其尤也諸
在翰林者以人衆不敘自正德丁卯之變縉紳罹慘毒
之禍於是士始皆以言為諱重足繫息而前諸倡和者
亦各飄然萍梗散矣賴皇帝明聖斷元惡伸拔英類

於是海內之士復矯矯吐氣此又一運會也而顧君適以開封知府歲覲都下乃有朝正倡和之詩蓋余不聆此音者數年矣今一旦見之誰謂異於空谷跼然者哉然倡和者五人而已而其詩顧猶多憂讒念歸之辭則余不知所謂矣

空同集卷五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空同集卷

六十一

詳校官監察御史_臣龔驂文

中書_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進士_臣繆琪

校對官中書_臣袁文邵

謄錄監生_臣康傑

欽定四庫全書

空同集卷六十

明 李夢陽 撰

雜文

哭白溝文

正德二年閏月初吉予與職方王子俱蒙放歸南
道白溝之野往白溝之戰王子伯大父予曾大父
死焉百載憤痛爰託於斯文

嗚呼嗟哉此何流兮皓沙千里霜霧四興荒濱斷岬陵

沈谷崩積骨成丘衝波沃雲月星夜昏殺氣晝屯粵春
事之既載迺予邁於茲野覽殘墟以掩涕塞故柵而維
馬暄水泮而復峙辰物鬱而未申日蒼莽兮將墜天慘
惻而愴神前儔佇以驚顧追侶悵而增惑趾欲進而躑
躅哽歔歔乎內惻爾其龍蛇鬪爭雌雄未決戰形闢兵
營列乃有秦楚善戰之士齊晉詭謀之生接軌方轂挾
地維而劃天門甲光鏡四野戟枝亘長雲鉦鼓鳴兮河
海竭軍聲振兮山岳裂嗟時弗利甬道絕弱之肉強之

食飲人尿咀馬革遂爾橫屍蔽畛崇齒截流哭聲振天
漂血成溝賤至臺隸貴或君侯刃剗其骼戈穿于喉踐
為土沙疊若陵丘魂營營以無歸骨交加而卧霜鬼啾
唧以宵嘯人慄慄而斷行風陰陰以四起折鏃朽髑雜
瓦礫兮飛揚嗚呼此為何流而有斯戰場邪竊嘗究性
命之原推興替之端民死等於鴻毛亦有重於泰山彼
短兵兮既接書天傾兮地搖乃有睛被刺而不轉膚受
剗而弗逃此結纓抗論之夫甘心烏鳶之口膏野草而

罔顧者也。猗嗟我祖，生為士雄，死為國殤。岱華摧而敦
夫玉石灼而並戕。委英肝于塵沙，滅聲景而永藏。雷霆
結而迅音，烟颺烈而怒揚。神怵怵以縹緲，馮悲氛而望
故疆。猥小子兮，何知纘箕裘之末，躅愾時命之難。忱懼
遐耀之堙辱，憤原隰之哀棄。束無棺而葬，無塋而墟。壙
以冥索，林莽杳兮。縱橫腸紆迴，以崩裂涕闌干而染纓。
物何微而不昌，德何遠而不存。軫將發而復結，托哀響
於茲文。

咎旱飈文

二年丁卯自一月至於三月不雨恒風窈冥晝晦
李予於時寓大梁之墟作文傳曰僭恒暘若霧恒
風若咎在言與思京房曰欲德不用厥災荒又曰
顛事有知誅罰絕理厥災大風天黃

雲乎將興飈爲厲兮陰陽將交歛使離兮聲威鼓烈繫
誰怒兮屯膏弗降孰之咎兮吁嗟汝胡不仁兮亶不畏
民不畏天兮揚沙晝晦拔林木兮既顛我禾又發我屋

兮實英蔽天雨霾颭颭兮湏湏洶洶若摩軋兮樹無留
柯彼羽族安託兮殪轂破卵賊物和兮虫獸惶擾塌翼
血趾負嵎喙兮吁嗟汝寧茲遂兮日月喪魄天地易位
兮五星錯而背行寒與暑其倒置兮三川皆震龍失勢
兮巖谷崩衝轟砰礧礧騰潮沃日灌太空兮莽千里乎
無人塵冥冥征兮城廓晝閉慘光精兮嗚呼天監臨四
方明明厥維亦孔章兮聿茲若罔知哀我民罹兮諄曰
已矣哉天既不弔而予何為獨憂苟使豐隆秉競而不

回兮豈屏翳之足仇彼雨師又容與兮曰匪予之承電
斡斡以歛耀兮畢翕翕而將興畢為車主風嗟爾今之人胡
惜莫懲

禱旱文

伏念日者春膏未濡夏暘轉亢虐炎毒蒸焦我嘉穀瘠
我六畜百姓惶遽四境告災某等閔焉抱憂中心如焚
食弗甘味卧靡寧席蓋數月于茲矣雲神無應籲天則
高踧踏內咎咨歎無聊竊念祥異之來乖和是基是以

婦冤致旱獄決獲霖揆昔諗今卓有顯徵意者某等鎮
之寡道憲而未貞漏奸什良政乖法頗田畝困而無伸
閭閻怨而罔聞不然何雲興遽散垂雨而風塵霾晝曠
星河夜明官之不職神官是殛元元何辜罹斯慘極某
等伏又念大嶽巨靈生命攸司豈宜舍其有罪殍我羣
黎民無孑遺犧牲疇供黍稷弗繼神祀或窮秉誠洗心
齋沐告神造雖靡躬情則篤至惟神鑒之惟神之賜

其二

某等伏念百穀布地二麥幸秋雨澤鮮少恒暘轉亢實
青而乾苗芄而稿風霾熱濁蒸為癘疫飢病枕藉屍
載途哀哀我民罹茲慘毒日者抒悃告神責躬祈福而
咸肫未通屯膏罔濟是以雲垂垂而飈興雨微微而日
出土夜濕而晝焦禾晨霑而夕涸某等伏又思休咎徵
事箕範有文祥異從人京傳著訓顧斯亢陽之虐必由
乖政之致某等疆土是職救災寡術觸目抱懼捫心慚
慙每欲以功而補愆神其鑒來而宥往夫好生者天地

之德矜迷者神明之惠尚昭昭而溥賜庶恟恟而釋懷
潔牲用陳芬醑是薦我心或欺神則殛之無殃我民惟
神鑒之享之聽之

謝雨文

伏以日者陽亢旱虐饑歉疫癘民弗堪災某等憂懼靡
寧布誠禱神荷蒙昭昭聽察赦愆矜愚憫窮悔禍三日
之內驟颶暴凍霑灑遽至雖土膏未接禾根未濡然神
之格我佑我亦云驗矣某等伏念天地之於物猶父母

之於子父母不棄改過之子天地宜鑒洗心之物尚冀
自今震雷時奮甘澍普零俾公私各足黍稷有馨庶報
神無匱竭之虞元元有更生之望我牲鮮潔我酒清冽
敢以謝神敢以再祈于我神惟神鑒焉

白室銘二首

李子葺室貴州署堂南掃地而饅壁上繭旁聖官
然而囑銘曰

雖有至潔弗慎則污雖有上智罔念則愚至人皓皓游

心厥初太虛為輿恬御靜驅細人絢志斯追斯琢役采
捐質離奇紛錯維室生闇維虛生明維厥至人光凝素
行介圭之璞元酒之馨匪伊勿則含淵乃貞

其二

夫白生虛虛生明固矣然心與室異乎能新其污而不
能必其不污非室乎非需人以立者乎由中而出發于
言而作於行汝尚安所需乎是故後汝繪事涅而不緇
觀于爾室果異邪否邪

獨對亭銘

獨對亭者白鹿洞書院亭也亭在書院東枕流橋
北崖上朱子舊遊處也其下則峻溪湍灘衝掇乃
其崖下广而上砥陟亭西向適與五老峰對又崖
間剗風泉雲壑字大如斗亦西向故曰獨對云獨
對者前副使提學無錫邵公所名也詳見其所自
記後十年而予來陟其亭夫獨之言孤也對者主
賓也方吾之未來則所謂五老者固謂吾賓也及

既來也陟亭而對之則吾非若主邪何也亭吾亭也夫亭不吾常一往而一來曰獨對何也大化流行而不停往者去之來者主之我既主之則雖謂為獨對不過矣自有茲峰也周匡氏漢巖下老人唐李白氏李渤氏率皆來率對宜皆曰獨然而邵公不與也其言曰仁者壽五老峰壽朱子仁是宜獨對方我為之主對固我也其往也不謂我獨也此其人高下之倫造詣淺深次第學術端邪之等

不於斯而占哉且匡氏巖下老人吾不知其何人
矣然而白也予知其文也渤也予知其節也夫二
者猶不得獨與峰對然則來主是亭者盍亦思所
以獨對者已矣予無似追昔從邵公講道許下今
廿餘年矣不謂繼官而同地均業共職有茲來也
自顧品下詣淺志難端而履弗力於亭今即主也
然逆知來者不與也孔子曰我欲仁斯仁至矣願
及茲勉焉以副許下之盟乃為亭銘銘曰

巖巖五峰若翔若垂當其東南我亭對之惟混沌初磅礴賦形彼得其峙我得其靈其靈其峙一元所為曰靜曰壽仁者如斯於穆巖洞嶺迴溪環桂松盤盤學宮是基鼓篋振衣四方攸歸宏本立教爰自考亭人遐跡存岷劉熒熒如日如星邵子爰構獨對斯肇於微紫陽孰並而當淙淙者澗有源有泉不有哲民疇開我先五峰巖巖永斯在斯跡殊理同哲其我師作銘于亭來者式思

井銘

故井崩塞汲溪馬飲春夏交溪毛茂芊蛇虫毒可
虞也正德八年冬至予至南康府使學生劉峻往
書院視地掘井得諸亥方厥日甲申是日也南風
至穿土數尺石阻集力除焉始艱而終利有泉上
涌甘冽然慮溪侵也布堊其底覆石泉旁出焉甃
甃而上石牀約口五日而井成余究惟易義繹孟
氏譬旨乃為井銘銘曰

厥道流形水行地中導之斯湧無卑無崇維愚靡爲于
潦于澮爲不及泉是曰中廢於井斯肇亥位廬麓源源
澄冽匪溢匪竭艱始終利孰曰匪力靜止用發惟義之
則含陽潤陰炎寒冬熱勿耐勿幕九五終食出時溥施
視受爲容吸華茹甘挹之必充濯煩滌污費而弗勞爰
薦神明以亨以芼彌遠彌馨聖澤攸陶

六合亭銘

仰觀俯察八荒在茲處高見大登之自卑來者敬聽勿

遽勿疑

端硯銘二首

世以眼貴而汝無此人其瓦礫汝

其二

台端若方女式虛內女式越若鈍靜亦乃式乃磨不磷
涅不緇允茲在茲相台

石几銘

李子獲石馬平而方為几馬而銘之銘曰

色乾之清質坤之剛扣之鏗然平直靜方我有嘉林度
汝其旁汝憑汝依可詠可觴我有兄弟友朋親戚燕無
豐約來惟汝覲朝之夕之汝懼汝暱人情靡同汝應則
一浴露吞烟瑩月烜日孤貞介確光澤縝栗雖有霜霰
毒蒸厲飈侵之不入而撼之汝搖哉

孔子贊

鳳鳥不至人莫我知行廢嗟命獲麟竟悲已詘道信萬
世攸師願學謂何小子敬思

大舜贊

聖狂天淵一念則分孟欽大孝孔贊克君衿衣鼓琴今
如見之我猶鄉人雞鳴孳孳

齊太史贊

崔杼弑其君莊公齊太史書曰崔杼弑其君崔杼
殺之其弟復書崔杼復殺之少弟復書崔杼乃舍
之贊曰

皇天厭德逆徒干經國既無人亂是用丁桓桓太史抗

言討兵舍命不渝蹈仁秉程一門三烈巖巖茂名

三仁贊三首

殷喪厥馭姦宄師師天乎下菑神罔攸依國既顛越我
寧獨支何其發嘅決于二師三諫遂行允哉睿思

右微子

於維哲人知微知彰譬如滔天涓涓是防象箸道奢瓊
宮兆亡鼓琴自悲過衢佯狂洪疇翊聖朝鮮錫昌

右箕子

箕啟存祀干以殺身殷稱七竅孔贊三仁烈烈太師實
惟國楨人之云亡邦是用傾鹿臺玉焚麥秀吞聲

右比干

宋龍圖閣學士范公畫像贊

予觀范龍圖則慕其人嘉其志觀龍圖出處則哀
其時予過無錫秦氏獲覩其畫像峩冠法服莊嚴
宏毅蓋得其彷彿焉則又識人心不泯不然即顧
吳更生安所置毫哉予生長環慶間與故老談龍

圖扼元昊事雖古名將何加矣於是沐薰再拜贊

曰

有偉一人清明令儀三代遺才百世之師

鍾馗贊

唐有進士鬼之司直夢中誅邪帝寤驚惑雖寤匪寤內
艷外佞曾無如馗是匡是正祿食者誰我言敬聽

張將軍畫像贊

我崇我官有徒嘽嘽我服我丹有蟒盤盤盤盤者蟒天

子之賜嘽嘽者徒天子之畀何以畀之以伐以征何以
賜之汝陟汝明北徼是清南蠻是平將軍者誰姓張桓
名於赫將軍魁軀長髯戰陣能勇處已卑謙禮士若訥
臨下威嚴動若虎彪靜若女潛將軍之馳如鳥之過如
矢之發當之者破此衛開設將官實罕將官豈罕損於
自滿於美將軍年始向強髮黥顏渥膂力載剛萬兵罔
雄百戰匪奇慎終如初文王我師

劉文華畫像贊

劉文華者大梁之逸民也修而弗耀老而靡怠潛
於塾顯於醫訥焉如愚有而罔居君子哉君子哉

贊曰

嗟乎文華人貴之欽君也衣布人富之歆君也寒素利
人之趨君篤者義勢人之附君遇則避嗟乎文華金不
出鑛玉隱於璞一壺懸市百錢停卜榮期帶索韓康賣
藥彼嘒彼吮我守之訥彼侈彼矜我守之約嗟乎文華
聚衣內文宮鐘外聲聞黨敬禮月旦優評鄉飲是賓古

貌古服膺祉戩休而安而穀昔稱長者今覲有恒厥像
儼如令儀可徵

空同集卷六十

欽定四庫全書

空同集卷六十一

明 李夢陽 撰

雜文

六箴

太僕儲先生曰人有六事心事身事家事官事人事文事空同子聞之曰嗟乎有非在我者焉如彼
何著六箴

心一

不可對人言曰慝言之而不行曰惑行之而不至曰畫
非所存而言曰賊亡是而靡獲自盡則天也

身二

烈女能必其已之不污不能必其夫之不愚時之弗踰
夫是則烈女也已

家三

有負郭田百畝時桑數十株可以聚廬矣進竭其躬退
為耒夫不亦可乎

官四

君子徇道志士徇名嗇夫徇利是究是圖毋覲厥位

人五

信道莫如守已省事莫如寡交君子曰中古貴施報苟以禮至斯應之矣

文六

古之文以行今之文以葩葩為詞腴行為道華嗟彼千鈞一髮奈何

六戒

匡衡曰聰明疏通者戒於太察寡聞少見者戒於
壅蔽勇猛剛强者戒於太暴仁愛溫良者戒於無
斷湛靜安舒者戒於後時廣心浩大者戒於遺忘
李子讀而韙之著六戒

太察一

容以畜衆察則無徒先民有言毋及淵魚厥筭聖王
璜耳續目聰罔弗悉明靡不燭

壅蔽二

聖明四目復達四聰縣鼓置鐸維恐弗通顓任生奸偏聽生讒芻蕘罔遺大道之咸

太暴三

勇以揚奮強以義發用之弗端鮮不殄伐受絕於武桀隕於湯秦政弗戒二世而亡

無斷四

匪陽曷舒匪陰曷藏弗濟以義仁曷由臧孝元優游漢

業用隳衡丁其時空言式悲

後時五

有虞鼓琴穆穆其和及聞善言沛若江河王者之德應
時若響居則山靜動則颺往

遺忘六

衽席萌變蕭牆伏憂遵藪射鹿歸而忘牛武事四夷海
內虛耗垂暮攸省輪臺有詔

榮養堂頌

彼美者堂有南其戶前臨伊闕維氏嵩阜文杏為梁蘭
檉桂柱誰其居之樂彼壽母桓桓大夫建旄茲土夕之
晨之登降堂只豐膳孔時籩豆纚纚剝有肥羜膾有文
鯉維是大夫崇志遠辱人以體養我養者色夙夜寅畏
內訓攸服洛水泱泱貫於斯城母氏壽康子也令名

三仲頌

湯湯涪水流清源巨誰其濬之爰美爰聚珠必駢輝驚
豈孤翥瑤海既光赤霄攸煦伯氏明經郎曹發硯賈帷

載奉召棠繼青大國用監汝相汝卿仲游蘭臺季也黃
扉豸冠鷺紳分直彤闈為草指佞為羊觸邪如桂之馨
如玉之華是曰三仲一門萃之萃之伊何三仲連芳歷
祀三十乃驗乃彰事有豫定神有前識易垂餘慶書闈
陰隲匪善匪積厥夢詎獲

邃菴辭

石淙夫子舊居京國有室一區突靜幽紆左圖右
史前授生徒是之謂菴而稱邃焉愚也竊嘗慕之

而未獲遊也後夫子提學關輔愚始得隨鄉邦士
樞衣講坐下然自恨限於勢分未幾竊科第輒復
違去不得從容左右如菴中諸子卒業以立於世
而有私幸究緒論遵顯則若有自得焉者雖不敢
自謂得其門而入亦不敢苟焉以自棄乃作還菴
辭以志愚衷辭曰

蓀壁兮桂宇葑橑兮在下水滴滴兮溜渠蘭蕙
兮當戶菴之構兮何所接紫闥兮崇期菴何為
兮閉寂窈窱

楣兮參差蔽修櫳兮連延錯瓴甃兮委蛇穆空洞兮內
啟豁廉隅兮外直回巷前通兮嘉樹後植邇莫可探兮
遐乎可即匪遽曷名兮厥惟菴德菴中兮何有玉佩兮
青衿惠我人兮不貌以心適我人兮可采可楠可棟可
楹兮維菴是學赤帷兮翠幃菴中人兮西遊斗暉暉兮
晝揭嶽巖巖兮夕秋予邊鄙兮賤夫悵瞻菴兮弗早幸
門牆兮未麾矢貞心兮恒保

挽歌辭

中庭閒兮今日何日總帷揚兮苔生於室悵游子兮西
歸木颺颺兮風振悲邈山川兮愁歎興望城闕兮魂若
崩歷故堦兮弔叢護白露隕兮霜霰繁椒酒兮桂漿羞
余珍兮杜蘅神懨懨兮若來奄踰佚兮逝不回柏輶兮
杉槨文幢兮素旌送完璧兮山阿從君子兮允寧

許子誄

有序

正德三年歲在戊辰六月己巳工科都給事中許
天錫卒李夢陽曰嗚呼哀哉許子乃作誄曰

閩產其傑受命端固孤行介直踐道靡豫爰放厥辭靡
屈靡究執言不回貞厲獲咎懷誠匪察瀆經自効踰中
奮志白刃是蹈義同尸諫信勇可悼伯奇申生厥履是
紹

月塢癡人對

張生含者金齒人也含侍其父南園大夫於京師嘗從
北郡李子游李子居梁也有稱月塢癡人者見焉見之
則含也李子曰子奚斯稱也張生曰含蓋塢於郡之大

保山業焉月東出則對塢而升光觸形應劃焉顏破遞
映曾入虧蔽流徙放也檻輝堂白枕簟波溢含也於是
出塢而立仰而視俯而睨恍乎若失已充乎若有獲也
久之塌焉而忘李子曰嗟冥哉且予忘者月乎塢乎張
生曰含始見其巖矸焉木爛焉瞋析實浮虛繫谷冷風
浙已而耳更目易迷不知所精發靈飛飄若鴻翥矯若
霞舉不知孰月安知孰塢山中人呼含者含兀兀無
以應也於是山中人走告南園大夫曰而郎癡於是大

夫乃亟召含問故含兀兀無以應也大夫乃大驚撫含背曰兒真癡邪於是遣含復北游於京師夫安一枝者難語天池之運據腐之鳶仰而嚇鵠者非其智不如也處小則大者昧恬於幽則熠乎眩故觀廊廟鐘鼎之盛則事功之心興覽聲文冠冕之會則進為之志增與四方豪賢友則識廣學登於是冥寂可移而癡可遺也李子曰大哉大夫之教子也含歸何也張生曰方枘圓鑿雖公輸不能強之使入故材有異宜性有難移彼巧我

拙彼佞我訥彼通我塞是以諸弗入也京師識含者不謂含弗入也顧咎含曰子奚不仕含兀兀無以應也乃入咸大驚曰南園大夫兒癡含自笑曰後癡人癡前癡我癡吾人癡乎寧我癡乎於是月塢癡人稱焉李子曰異哉若是則子之癡瘳且有時矣吾不予病而子之幸

虛里子對

虛里子問於龍溪公曰敢問處世有道乎龍溪公曰有渾渾默默惟道之極窅窅莫莫惟神之窟虛里子曰異

乎吾所聞君子礪人之爽告人之穀於是龍溪公勃然
變色曰迂哉遐乎子之言也且予以若為爽非欲其靡
爽邪若不以子為欲其靡爽必將曰是誠詬我必孽子
之短還而詬之曰亦猶吾子之礪我也語若以穀若不
以子為欲其穀必將曰是誠褻我

襄陵之襄

必思以加于子

者復之曰亦猶吾子之告我也二端交戰於中故面然
而背詆公與而私忌羣議而單詛如有不危邪夫耽
譽者世之恒情希勝者士之通患今徒示直以賈禍吾

竊於子弗取矣虛里子曰予成若德焉爾知不知奚恤
焉苟有以復我適我乎益苟孽我奚辱焉龍溪公曰惡
是何言歟愚龍溪鄙人也往有翁出龍溪之野見巨卵
五色攜以歸伏以舒雁居頃之剖子鬼顙尾殺蛇身四
足青黑斑若鱗是日瑞氛鬱盤紫氣亘下上翁大驚喜
祝曰茲殆龍子天錫我祉龍子性劣惡好緣樹騎屋翻
盆倒嬰生之日雞犬咸鳴走龍子又嗜血食翁顧無所
得血食若且怖於是齋沐諏日請龍子詣溪焉適有婦

浣於溪龍子擊殺食之其家因即擊翁曰是翁家物後數年夜雷電有龍降翁室繞其故巢三匝而去夫今之欲成人之德者不為拳龍翁幾希矣故君子之於人三宿而後見非崇傲也三年而不言非貶行也誠不通則交不固中不孚則聽不入故楚客以售璞遇刑齊人以操瑟蒙詬國佐以語盡見殺屈原以言直殞軀奈何逐汶汶之煩而招訛訛之議乎虛里子於是蹶然笑曰子之言似矣獨不曰拯溺不畏濡履捄焚不惜燎衣必欲

為渾默宜莫之行必蚓而後充者是豈可哉龍溪公粦
然不悅曰子不聞坤著括囊之文蒙闢擊蒙之義詩申
玷圭之詠傳立守瓶之訓信如子說則三緘之鑄孔子
奚取焉二子爭論不能決明日以其言質諸中河子中
河子不答鼓枻而去歌曰瞻彼中洲兮有鳬居居翔而
復集兮擇匹而游渴飲水兮饑餐吾魚夫復何求兮

馬對

秦子北游京師墮馬傷足時郁郅子亦有霜露之疾二

子共巷而處郁郢子素善秦子居頃之謂其門人曰西
不有秦子乎然吾聞其人矣非所謂守道自信者邪於
是作黃鵠之歌以其門人上官氏為使往遺秦子秦子
是日會使使來遇諸塗使異其事各反於主而後交馬
久之秦子愈先造郁郢子遂及墮馬事郁郢子強起問
故秦子曰吾南產也不習馬出卒假人馬即不解良惡
是以墮爾郁郢子曰異哉言也且子能盡習天下之馬
乎曰不能能盡解其良惡而後假乎曰不能曰二者既

不能矣子能終身棄馬乎曰又不能曰子墮馬何傷曰
傷足曰幸若是鄉使傷藏絡捩脰磕腦抉眚毀齒子尚
能即起邪殆哉殆哉秦子聞之驚惛無人色咕咕語曰
奈何先生幸以教之郁郢子曰昔者伯樂學相馬於其
師三月不進其師曰可以益乎伯樂曰未得其骨三月
得其骨矣曰未得其神又三月得其神矣曰吾未得馬
之外竟盡其師之術乃辭歸於是持以相天下之馬聆
其聲而會其精睨其形而貫其靈然後天下無逃馬當

是時也而暇於習乎今吾子不求諸馬之外日僕僕較良惡墮且滋甚秦子於是輒然笑曰闊哉談也千里馬常有而伯樂不常有子以伯樂望予無乃過乎雖然伯樂即幸而生今之世吾恐驪黃牝牡之徒得以鑠金而刺天也誠使人衆議堅伯樂即幸而復生故不得破其非良也郁郅子不答憮然有間曰夫物非天不生非地不長非人不成故材美弗刳是謂棄天芻粟豐足怠厥力是謂戕地材刳矣弗怠厥力而世無王良造父之儔

是之謂命故馬一也遇王良造父則過都歷塊靡流景
逐奔電蹠足萬里顯名天下不遇則放之沮澤之中與
鹿豕鳥鳬並遊豈非命哉豈非命哉昔有獻馬於楚王
者王愛之衣之文繡處之華屋席之露牀之安啖之棗
脯終其身弗駕也馬慚憤悲鳴蹄齧思効王一日之用
王不從竟老死廐下故知而弗愛不如弗知愛而弗用
不如無用故寧甘心沮澤之中與鹿豕鳥鳬並遊不願
衣文繡之衣席華屋露牀之安故即有棗脯之餐弗餐

也此之謂盡性以俟天者也且子亦將俟其在天者乎
抑需在人者乎秦子出郁郅子呼上官氏記之頃之郁
郅子疾亦愈秦子客久鬱鬱不得意乃卒取學職往教
於楚下邑郁郅子往餞之曰子記疇昔墮馬之說乎子
之不為天下知亦久矣奈何雖然行有物色子者第行
矣

郁郅子解

郁郅子寢疾杜門謝客客無以見也金城段吳過武功

康海問曰郁郅子何以不出康子曰郁郅子疾也段子
曰郁郅子疾乎疾奚杜門謝客疾而杜門謝客是有託
者也蓋謂郁郅子忠臣不潔名以暴君君子不違衆以
要勲且未形而彰是曰自戕無憂而戚其憂必集若誠
有託譬諸縣鐸急趨響必及之矣康子曰咈是罔郁郅
子也吾將見郁郅子明日康子固請見郁郅子於是郁
郅子擁黃狐之裘馮文石之几尚以白雪之縠強起見
康子坐上坐郁郅子休安若山貌若數腴徐覘其息俞

俞于于焉然顧有靡豫之色康子於是辟席問曰夫子
奚病也郁郢子欠伸喟然仰嘆久之目康子曰吾誠不
能狀吾疾吾始焉怒焉若飢若思若悲已而輪囷於邑
怲怲悒悒糾錯積鬱其狀絲棼埃結氤氲靡絕發於脾
縈於心浸淫於肌腸腠理之間充之不見其際究之莫
知根柢毆之未已觸之復起故居則恍焉惚焉恍若有
遺步之不能端履也夢岑岑焉若將舉而控於帝闔家
人驚怪詰予予茫然無以答也故陳之鐘鼓管籥不知

其為音炫之黼黻繁褥縣璆結綠不知其為華啖之芳
醲珍烈之品不知其為甘故飫之不肥膏之弗澤問之
莫可名象而排之不能自解也然徧國中無醫之者有
玄機先生者號靈醫往使迂之語以狀玄機不肯命駕
教使者曰能置泰始之鼎無為之榻坐我廓然之宇食
我切玉之饌元化之羹則迂我顧卒不能置故厥疾罔
獲瘳康子出以其言告段子段子曰予聞在形為疾在
心為憂郁郅子殆有憂乎

直臣字義

舉人吳廷對字直臣李子曰字直臣何也吳生曰廷對者對於廷之名對不直不可以為臣故曰直臣李子曰夫生奚直焉吳生瞿然避席而請曰直不同乎李子曰夫博問強記奮辭而駭人曰我能為逢為干此其直以言也而未必有諸氣天威臨於上斧鉞在側鼎鑊在前揚眉吐膽能批逆鱗觸忌諱屹然山立此其氣直矣然退而悔焉不可謂心也古之直也莫如史魚孔子贊魚曰

邦有道如矢邦無道如矢是矣乃它日又曰邦無道危
行言孫孫者非直之反乎予讀易乎王臣蹇蹇直矣又
曰遇主於巷又曰納約自牖一何曲而徐也夫水性曲
而木則直二者愚夫愚婦所知也木生石底不側出不
獲達而建瓴屋脊水之下也雖賁獲之勇不能使之曲
也故臣無二道而直有五義一曰言二曰氣三曰心四
曰時五曰勢生也奚直焉吳生曰願聞其詳李子曰夫
直人者未有自不直者也故隱污之行行於家而先大

之議揚於國共驩其身而以堯舜之道責君者此所謂
言直者也非直之實也故言者其華也氣者其充也心
者本也時者逢也勢者用也故直言者必氣直氣者必
心識時者先幾審勢者有為五者而能全則聖矣殷之
三仁或去或不去孔子之無可無不可是也孟子論氣
曰直養而無害易曰敬以直內學之事也通乎上下者
也生也奚直焉吳生於是俯而思仰而嘆曰大哉對也
往謂臣之直也問焉如蕢焉已矣諍焉如雲焉已矣犯

馬如允語黑子云馬已矣而不知直之義若是浩也乃
今聞教矣

維極字義

劉峻字維極何也詩曰崧高維嶽峻極於天峻者高大
之名然不極不至天不天不可謂學也故曰洋洋乎發
育萬物峻極於天道猶山也故咸稱峻焉繼之以極夫
然後高大備矣孔子贊堯曰大哉惟天為大惟堯則之
而史臣亦曰克明峻德史之峻孔子由天歟惟堯極之

不堯則之哉而論者則曰六爻莫極於上聖人訓辭垂
戒焉故龍極曰亢城極曰復於隍鳥極曰翰音登於天
而不知易時也有位焉二者非在我者也故道以極成
時以極厲位以極危成以達天時以規動位以行時而
後學之義備矣峻生長匡嶽間瞻崧高者也而復業詩
書誦法孔子末遊子門子名之曰峻請字予曰維極請
字義子曰云云峻乃曰天曷能即至也夫孔子不云下
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

董生兄弟字義

董大夫遣其二子見李子李子問焉長濶次潤李子曰
二子冠乎禮冠而字之吾字汝矣二子請焉曰濶字汝
巨源潤字汝真玉請義焉李子曰吾聞君子之名其子
也必昭物以勗志其字人也必廣才以章義義以闡訓
訓以副名名以責實夫然後父有其家子有其身名無
忝實字無辱勗夫濶者源之達而潤者玉之發也故君
子測源於濶揆潤於玉濶以觀道玉以比德即末以驗

本緣用以占體巨小相形真偽以別故弗巨弗長弗真弗光長則濶湧光則潤永湧以知巨永以知真是故軻之言道也稱濶焉繼之以明以光懼遺本也記之言德也稱潤焉繼之以密以栗思務體也子亦觀水平乎江漢河淮天下之至濶也然其出岷也嶓冢也崑崙也桐柏也非其本細而末巨也亦觀玉乎瑜瑾璆瑤天下之至潤也然廉而不剝其聲清越乎尹旁達氣如白虹非其體偽而用真也是故君子志道求達考德視發於是乎

有濶與潤之名達必先本發以後體於是乎有巨源真玉之字本植體實訓義乃行於是名副字彰父兄榮之師友成之身無損名家無棄子斯古今之共義也

弟汝含字義

二十而冠冠而字禮也弟生三月先吏隱府君名之曰孟章矣十六歲而弟通詩書大義能為絕句詩責以成人之道可也於是冠弟字之曰汝含在坤之六三曰含章可貞夫剛柔相雜而成文之謂章患其不章何以含

之坤順道也六三居下之上得位之象人臣有美含之
歸功於君坤之道也嘗觀天下無分外之事君子亦惟
求其在我而已是故有所自足於內則無待汲汲以求
見乎其外先王制禮盛服必襲德旌必結則服飾之章
晦博文強識而讓則問學之章晦書曰汝惟不矜天下
莫與汝爭能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則章於事業
者必晦況三方進而位不中者乎故雖有美含之不敢
挾才能而躡進坤之道也得坤之道可以常久而無咎

故曰可貞夫聖人之言大小前後不相背引而伸之自
功業之大問學之切服飾之常細求乎言動起居苟非
分外之事殆未有可掀揭以自銜譽者可不含歟有美
含之而況未美者歟汝含省察無功涵養寡力有長惟
恐不揚有能惟恐不知出必修其貌動必華其服又強
毅多悔吝是未能有三之章已不能含矣況有之而能
含歟君子退則修己進則事君所以自修者掀揭銜譽
如此它日得位其不可貞也較然矣可不戒歟汝含柔

順體坤之性直方大法坤之德足於內而無待乎外居
三則以時發進之於五則美在其中暢於四支發於事
業其章也至矣終含乎哉故既字之復說其義



空同集卷六十一